

## 满城香气梅檀绕

■洪泓

我们对古时泉州人的生活永远都保持着好奇。古时文人的乐趣与高雅,常常伴随于氤氲香雾之中。既可以活得很随意,也可以活得很精致。向子諲《水调歌头》:“幸有芗林秋露,芳气袭衣裘。”词中“芗林秋露”是向子諲自制的花露,用于洒衣芳香袭人,其原料是甜润清幽的桂花。衣物的芳洁是宋人比较重视的生活细节。彼时无论男女都喜欢用香料熏染衣物,行走活动间散发怡人的芳香。那些蕴藏在宋元日常中的小事,如今都成为我们当下的美学之源,散发着蓬勃生机。

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。站在眼前似乎无关显赫的第九码头上,但在一千年前且是风生水起的南关港,作为水陆转运重要枢纽,内可沿江进城,外可扬帆出海,为海丝物资运送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面对大海令人思绪万千,元人庄弘邵曾叹曰:“一城要地,莫盛于南关,四海舶商、诸番琛贡。皆于是乎集。”物资集散,外国的商舶云集,侨居泉州的亚非人数众多,“市有生蛮卖象牙”,说明摆地摊的都是番商居多,“户外声声卖紫檀”,众多穿街走巷挑担叫卖的香料贩子,其贵重的货物分细色、粗色,细色为珍珠、象牙、龙脑,粗色多为犀角、紫矿、乳香、丁香、檀香、麝香、降真香、胡椒等香药以及神奇的索马里龙涎香。龙涎香曾是一种具有强身保健作用的珍稀之物,是皇帝寝宫中迫切需要的香料,尤其是用于天子求嗣之时。

据载,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,福建香料进口大大增加,泉州抽买乳香达86780斤,成为全国主要的香料市场。绍兴六年(1136年),一位名叫蒲罗辛的大食商人被朝廷授予了



(资料图)

官职,因蒲罗辛为泉州市舶司带来了30万贯的收入,南宋朝廷肯定了他为泉州乳香贸易所作的贡献。到了乾道三年(1167年),在占城(今越南中部)使臣受国王遣派带乳香、象牙搭乘泉州纲首陈应得海舶来泉州向朝廷诏使臣免到阙,令泉州差官以礼款待。他带来的货物中各色乳香达到了几万千克。南宋淳熙五年(1178年),泉州人王元懋随海舶至占城,留居10年后成为大海商,于淳熙十五年乘番舶回来载有沉香、珍珠、脑麝

价值数十万,原应顺海道进入石井港或南关港,他却偏偏以小舟轻载深沪湾水沃(今永宁)卸货。“香”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,古老又因时因事而常新,香火永续。元末明初时僧人释宗泐在诗中写道:“泉南佛国天下少,满城香气梅檀绕。”香料风靡刺桐城,至今还流传着“南门兜——挤烧包,挤不会过路角头”,如今走在城南聚宝街还隐隐地仿佛能够闻到千年的暗香盈袖。遗迹可以湮灭记忆流传在俗语里,但它充分反映了古港的海外

经济贸易达到了高峰,打造出“阿拉伯走廊”。文明交融之剧烈可谓盛况空前,在来来往往的众多商品中除了丝绸美玉、奇珍异宝,还有一种气味特殊的植物制品就是香料。古罗马人的肉桂,阿拉伯人的番红花,中国人的丁香等等,纷纷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开始酝酿出新的味觉体验。有香的陪伴风和雨都是香的。王公贵族尤尚熏衣,贵族子弟“无不熏衣剃面”。除熏衣之外,常用织物如被褥之类,通常也都要按期熏香。这些风雅的因子,浸润在他们生活中,成为他们朝夕与共的生活文化。

朦胧的雨,熏香的风,最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所在。佩香,是传承至今的风雅乐事。朱熹有《香界》一诗:幽兴年来莫与同,滋兰聊欲泛光风;真成佛国香云界,不数淮南桂树丛。花气无边熏欲醉,灵芬一点静还通;何须楚客纫秋佩,坐卧经行向此中。香味就是在这风雅里若隐若现,不太分明地提供线索,曲径通幽的感觉。自古以来,国人就有熏香之俗。早在商周时期,人们就已经懂得利用天然香料来除晦、辟秽等。到了春秋战国,人们佩戴香囊、插戴香草,生活用香自此开始;魏晋时期,生活用香扩散到文人阶层,不知颐养了多少性情,催生了多少情思;北宋时期,香已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,可谓巷陌飘香;明清时期,生活用香得到了全面保持与升华……但因受条件限制,用香的方式还仅限于沐浴、焚烧和佩戴等。泉州人每岁除,家无贫富,燃降真香“如燔柴”,气味芬芳的香药有刺激食欲和防腐之功效,也直接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,五行八作,三教九流,呼朋引类,趋之若鹜,让人真真切切感觉到岁月的静好。

## 走亲戚

■黄志专

走亲戚,在闽南语中是说“做人客”。“做人客”,以前比较盛行,对我来说是喜欢的。虽然说不上“乐此不疲”,却也“三不五时”去走一下亲戚,以便联络感情,加固亲戚情谊。

不怕您笑话,说句实在话,那时喜欢“做人客”,无非是想吃一碗面条。当时,大家生活都不好过,日子常常是捉襟见肘,有一顿没一顿的,吃不饱也吃不好。要是走亲戚,起码能吃一碗“点心”。“点心”最简单的是一碗香喷喷的面条,里头加个煎蛋,掺几根青葱,淋几汤匙葱头油,非常可口。

当然,要是亲戚来我家,我家再怎么穷,也会煮一碗这样的面条招待客人。要是客人留下来吃午饭或晚饭,至少也要捞点干饭给客人吃,家里人只好喝稀粥啦。

不过,走亲戚有时也会遭遇“尴尬”。记得有一次,我步行几公里到亲戚家。一阵寒暄、喝杯开水之后,主人起身要去煮点心,我不好意思地说:“不用煮了,我吃饱了,才来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主人折进厨房,“你从大老

远的地方过来……”

不久,从厨房里传来一阵“洗鼎洗灶”的洗刷声,窸窣窸窣的。看来,主人是“动真格”的,要煮了。我听了,心里一阵窃喜,看来等下有点心吃,“医下肚子”。可是,我等了好久,依然闻不到“烈”葱头的香味,只是听到“煎匙”擦鼎底的“噉噉”声,心里嘀咕着:煮一碗点心,洗一个鼎灶,要这么久吗?看来有点不可思议。

于是,我站起身,佯装走到厨房窗口,往里一瞧,灶膛里还没生火,黑乎乎的;鼎里空空如也,什么也没有。这时,我“唉”的叹一声,心里知道亲戚家跟我家一样,也是穷得叮当响,揭不开锅啊!于是,我就主动上前说道:“不用煮啦,肚子还是饱饱的。等下还要去找个朋友。”

“不用这么急嘛。”主人热情地说,“难得你来一次,煮碗点心吃,才不迟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”,我边说边告辞。随后,我转个身,搭个渡船,到蓝溪那边找另一个亲戚。不承想,我刚到不久,亲戚便叨念起俗语来:“月半,没相看。”一听,我这下才恍然知道亲戚家今天恰逢“月半”即“中元节”。

中元节,是要做几个菜在门口祭祀,自然有好饭菜。但我并不懂那句话的意思,厚着脸皮,留下来吃碗饭。过后,我复述这句话给人家听,人家告诉我,“月半”这个节日你我都有,不用相看。还好,当时我悟性差,不然那天听亲戚说这么一句话,我可能就会脸红脖子粗地难堪起来。

对于这类俗语,还有一次是“清明”这天,我跟哥哥去县城赶集,下午顺道去找亲戚。亲戚就用闽南话说:“清明,没相诚。”所谓“诚”,就是“诱”的意思。言下之意,清明节,你有,我有,大家都有,不用互相“引诱”,相互来去。

哎,亲戚嘴上这么叨念,还是勉强煮碗点心给我们吃。我们饱肚之后,就打道回府,那时心里有点难受,但饱肚之后,也就烟消云散,不再记起。

过后想想,也难怪啊。亲戚家日子也是不好过啊,我们这么一去,人家就得多负担,“挤龟挤蟹”,克自己的嘴空,煮点心,服侍你,真是“罪过”啊,我自责起来。

过往,已一去不复返。而今,社会发展变化,吃穿不用愁,走亲

戚也就越来越少,差点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偶尔为之,也是红白事,才有“相请”(互相邀请)来去。否则,都各自奔忙。如果有往来,也很少煮点心。要不就拿起手机点几个菜,让饭店老板送到家里来,小酌一杯;要不直接带客人到大排档,吃一顿,享受美食带给亲戚那点情感加固的慰藉。

这变化,真是翻天覆地,日新月异啊!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